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十二回 侯公子入院搜樓 莫六頭弄巧反拙

詞曰：天上烏飛兔走，人間古往今來。沉吟屈指數英才。多少是非成敗。富貴當年歌舞，淒涼幾處荒台。萬般回首化塵埃，只有青山不改。

按下閒詞，言歸正傳。

話講侯韜到了院中，媽兒連忙前來迎接。未及開言，侯韜舉手就是一個嘴巴，口中罵道：「你這虔婆幹得好事！」眾女子與鴛兒唬得魂不附體，不知為著何事。侯韜著人將前後門圍了；一聲說圍門，眾人去了一半，餘者跟著侯韜上樓，六頭也就跟隨在後。

柳姑娘與黃子方、李連義正在樓上說話，只聽得樓下嘈號，連連要下樓迎接，侯韜與六頭已經到了樓上。也等不得柳姑娘開口，舉手也是一個嘴巴。你說侯韜這雙手，猶如十個葫蘆一樣，只打得他滿面通紅。柳姑娘只樣皮膚，那裡當得他只一下！只打得他：

海棠無兩頭光墜，芙蓉有淚暗偷垂。

站在旁邊，喉嚨裡暗暗啼哭，卻又不敢哭出聲來。只見二目通紅，淚如雨下。再看看兩旁家人，一個個狠如太歲，惡似天神，心下卻也害怕，只得說道：「<下當有脫文>

黃，李二人近前，深深一躬，道：『大爺暫息雷霆，少止虎威，容晚生二人一言奉告。晚生二人適才在此路過，偶遇六頭，向晚生二人道呂昆在此，叫我們上樓來看守。我二人只說他是句真話；及至我們上樓，並不見呂昆形跡。我們隨即到柳姑〔娘〕房裡，只見擺著兩副杯箸。若有呂昆在此，理該有三副杯箸才是，為何等我二人來，再命人取添杯箸？大爺若是不信，請到房中一看，便知明白。』侯韜進得房來，見杯盤狼藉，並不問青紅皂白，將桌子一掀，打得乾乾淨淨。鴛母、黃子方道：「這都〔是〕六頭多出來的事！那裡有什麼呂昆在此？大爺且請息怒，老媽、晚生有一言奉告。六頭這廝先進院，百搬擔難，柳姑娘只得備酒請他。六頭這賊倚酒撒潑，向柳姑娘借貸當頭，柳姑娘回他：萬萬不能。六頭這廝懷恨在心頭，故爾使此壞計，好等大爺與柳姑娘吵鬧。依晚生看來，大爺不必聽他也罷。」

六頭聽得這番話說。暗暗的想道：明明白白的交與他們二人看守，為何倒反說出了這樣話來？定然是他二人得錢賣放！忙向侯韜道：「大爺，適才〔辨〕我在門首遇著黃子方、李連義，原托他二人看著些，不要放走了他，我與大爺少刻就到。那知我從此地走到大爺府上，一個回往，就不見了。定然是我不在跟前，他二人商議計較，得了銀錢，將呂昆放了去，也未可知。不然，呂昆往那裡去了？」侯韜暗想：這話卻也不假。要聽六頭之言，句句是真；依黃、李二人之言，全無影響。又道：「蒼蠅不叮無縫鴨蛋」，必定此話有因。又問黃、李二人道：「你們上樓，到底可曾看見，是沒有看見？」黃子方道：「晚生是誤入，並不曾看見個什麼呂昆在此。昔日蒙爺雅愛，至今耿耿不忘！況且呂昆與我們又是個淡交。請問大爺：晚生們還是為呂昆？還是為大爺？晚生們卻也巴不得將那呂昆交與大爺，才見於中無弊。今日卻實在沒有看見。」

六頭站在一邊，混身抖抖的顫，心裡說道：「不好了，難道今日我見了鬼不成？除非呂昆生了翅膀，飛掉〔弔〕了。」李連義道：「我說六頭的話難信！此是一計害三賢，到把我二人也掛在此地。」又向六頭道：「你使得好毒心也！想柳姑娘待你的情卻也不薄，還是那件事不週到？務必如此苦苦害他！刻下你將大爺請到此間，看你沒有姓呂的怎生處！」六頭道：「不過打上一頓，將我送在吳縣去，枷號兩個月開放，打三十，難道有個殺頭的罪麼？」柳姑娘聽得，暗暗的笑〔哭〕道：「你要想害人，那裡知道，我柳氏預備在此等你！」只才是：

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侯韜向六頭道：「我好端端往郊外射獵，你將我弄到此間。如今那姓呂的在何處？你好好交出來與我便罷；如若不然，你休想性命！」言罷，舉手就打。

六頭道：「大爺且請息怒，是晚生該死，不該〔多〕事。他們二人推得乾乾淨淨，我也無言可辨。要是呂昆在此，料他插翅也難飛。依我要搜一搜。若是搜得著便好；倘若搜不著，晚生自然認罪。」柳姑娘聽得要搜，心下卻也著急，提心吊膽，生怕搜到雪洞跟前，如何是好？侯韜聽得六頭之言，即命家人伺候。家丁說：「稟大爺：還是先搜樓上？還是先搜樓下？」侯韜道：「各處總要仔細搜尋，將前後門看好。」家人領命，先在樓下前〔前〕後後搜尋。房屋卻也甚多，把那些姑娘請在外面，他們到房內，床上床下俱已尋到。有的說只怕躲在鍋堂裡邊，要去看看；有的說定然在毛廁上，也要尋尋。眾人無處不搜，無處不尋，並無蹤影。有人回了，侯韜一場掃興。

六頭始終不肯認錯，又著人在對面房細細找尋，那裡有得！忽然一想道：去年在此賞雪，此地有個雪洞，就在這條畫背後，也是要搜的。慌向柳氏要鑰匙。柳姑娘聽得：

魂飛海外三千里，魄繞巫山十二峰。